

○序

近人操觚为词，辄曰吾学五代，学北宋，学南宋。近十数年，学清真、梦窗者尤多。以是自刻绳，自表白，认筌执象，非知人之言也。词之为道，贵乎有性情，有襟抱，涉世少，读书多。平日求词词外，临时取境题外。尺素寸心，八极万仞，恢之弥广，斯按之逾深。返象外于环中，出自然于追琢。率吾性之所近，眇众虑而为言乃至诣精造微，庶几神明与古人通，奚必迹象与古人合，矧乎于众古人中而蘄合一古人也。惟是致力之始，门径不可不知。晚近轻佻纤巧，敷衍诸失，皆门径之误中之。舍步趋古人，末由辨识门径，撷群贤之精华，诏来学以津逮。综观宋以前诸选本，花间未易遽学，花庵间涉标榜，弁阳翁绝妙好词，泰半同时侪辈之作，往往以词存人。或此人别有佳构，翁未及见，而遂阙如，乌在其为黄绢幼妇也。唯草堂诗余、乐府雅词、阳春白雪，较为醇雅。以格调气息言，似乎草堂尤胜。中间十之一二，近俳近俚，为大醇之小疵。自余名章俊语，撰录精审，清雅朗润，最使初学。学之虽不能至，即亦绝无流弊。于性情，于襟抱，不无裨益，不失其为取法乎上也。蓼园词选者，取材于草堂，而汰其近俳近俚诸作者也。每阙缀以小笺，意在引掖初学。蓼园先生姓黄氏，吾姊夫吁卿比部之曾大父。姊氏名桂珊，字月芬，明慧能为小诗。楷书欧阳率更，绝秀劲。尝手写尔雅，授余读。曩岁壬申，余年十二，先未尝知词。偶往省姊氏，得是书案头，假归雒诵，诧为鸿实。由是遂学为词，盖余词之导师也。曩撰词话有云：读词之法，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，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，然后澄思眇虑，以吾身入乎其中，而涵泳玩索之，吾性灵与相浃而俱化，乃真实为吾有，而外物不能夺。所谓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，皆载在是编者也。晚卧沧江，学殖荒落，兹事亦复衰退。涉世虽少，而读书不多，不能诣精造微，负吾导师，愧矣。叔雍公子，微尚清远，早饮香名。其于倚声之学，尤能{研手}精覃思，发前人所未发，非近人操觚为词者比。其性情襟抱，与予尤有沆瀣之合。十年以来，得沅尹同声之雅为吾师，得叔雍后来之秀为吾友，斯道为之不孤，抑又幸矣。叔雍从余假观是书，谋付排印，以广其传，以为初学周行之示，属序于余，而识其崖略如此。庚申季春月几望，临桂况周颐夔笙书于秀。

○渔歌子元真子

西塞山前白鹭飞

黄山谷曰：有远韵。

按数句只写渔家之自乐，其乐无风波之患。对面已有不能自由者，已隐跃

言外，蕴含不露，笔墨入化，超然尘埃之外。

○忆王孙李重元

萋萋芳草忆王孙

沈际飞曰：一句一思。因“楼高”曰“空”，因“闭门”曰“深”，俱可味。

按高楼望远，“空”字已凄恻，况闻杜宇平。末句尤比兴深远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

○如梦令秦少游

门外绿阴千顷

沈际飞曰：“不胜情”三字，包裹前后。秦少游又有春景一阙曰：“莺嘴啄花红溜。燕尾点波绿皱。指冷玉笙寒，吹彻小梅春透。依旧。依旧。人与绿杨俱瘦。”沈际飞深赏其琢句其峭，然细玩终不如此首韵味清远。“不胜情”，从“千顷”字、“相应”字生出。因“不胜情”而行行而无人，只见“风弄一枝花影”，更难为情。“一枝”字隽。李易安

昨夜雨疏风骤

茗溪渔隐云：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，颇有佳句，如云“绿肥红瘦”，只此语甚新。又九日词，“帘卷西风，人似黄花瘦”，此言亦妇人所难到也。沈际飞曰：“知否”二字，叠得可味。“绿肥红瘦”，创获自妇人，大奇。按一问极有情，答以“依旧”，答得极澹，跌出“知否”二句来。而“绿肥红瘦”，无限凄婉，却又妙在含蓄。短幅中世故无数曲折，自是圣于词者。

○长相思白居易

汴水流

花庵词选云：居易此词，上四句皆说钱塘景。并载长相思一首云：“深画眉。浅画眉。蝉鬓{髟曾}云满衣。阳台行雨回。巫山高，巫山低。暮雨萧萧郎不归。空房独守时。”盖咏闺怨也。此二词非后世作者所及。沈际飞曰：“点点”字俊。太白开山后，及至元和又见此二阙，不易得也。万俟雅言

短长亭

玉林词客云：雅言之词，词之圣者也。发妙旨于律吕之中，运巧思于穿鉴之外，工而平，和而雅。此诸刻琢句意而求精丽者，岂不远者。按“一晕生”三字，仍带有古今情之意。末句“不要听”三字，含有无限惋恻。

○生查子晏叔原

金鞍美少年

“去跃”三字，从妇人目看出，深情挚语。末联“无处”二字，意致凄然，妙在含蓄。张子野

含羞整翠环

按“一一”字，从“频”字生来，“春莺”语，从“得意”字生来，前一阙，写得得意时情怀，无限旖旎。次一阙写别后情怀，无限凄苦。胥于笋寓之。凡遇合无常，思妇中年，英雄末路，读之皆堪下泪。

○点绛唇何籀

莺踏花翻

按“莺踏花翻”，自是伤时寄托语。“杜鹃来了，梅子枝头小”，自是时当晚季，自伤卑贱耳。看下一阙，“知音少”，“伤怀抱”，则前一阙寓意尤显。士不得志而悲悯之怀，难以显言托于闺怨，往往如是。汪彦章

新月娟娟

按此首写在外栖栖不得意，思家之作耳。“霜天”无酒，落漠可知，写来却蕴藉。林君复

金谷年年

诗话总龟云：林和靖不特工于诗，尤工于词。如作点绛唇，乃咏草耳，终篇不出一草字，更得所以咏之情。按罗邛诗，“不似萋萋南浦见，晚来烟雨正相和”，和字草入细。“南北东西路”句，宜缓读。一字一读，恰是“无数”二字神味。

○浣溪沙周美成

水涨鱼天拍柳桥

沈际飞曰：此等景径画不出。按首二句，写景入微。末二句，是静眼看人得意，而良时不觉蹉跎矣。神致黯然，耐人玩味也。贺方回

惊外红销一缕霞

渔隐业话云：词欲全篇好，极难得。如贺方回“淡黄杨柳带栖鸦”，秦处度“藕叶清香胜花气”二句，写景咏物，造微入妙。欧阳永叔

湖上朱桥响画轮

沈际飞曰：人谓永叔不能作丽语，如“隔花”句，“海棠经”两句，非丽语耶。按“奈何春”三字，从“萦”字“唤”字生来。“萦”字“唤”字，下得有情。而“奈何”字，自然脱口而出，不拘是比是赋，读之情长。欧阳永叔雨过残红径未飞

按上阙言落英满地，斜日照之，游蜂尚自采之。下阙言我今独居夜静，风过竹响，沉水香微，黯然魂销，玉人何在，一春惟付之寤思而已。思妇怀人，孤臣恋主，同此情怀，不必泥也。熟玩自饶神韵。苏轼

风压轻云贴水飞

按此作其在被谪时乎。首尾自喻。“燕争泥”，喻别人得意，“沈郎”自

比。“未闻鸿雁”，无佳信息也。“鹧鸪啼”，声凄切也。通首婉恻。晏同叔一曲新词酒一杯

渔隐丛话：晏元献公赴杭州，道过维阳，憩大明寺。冥目徐行，使侍吏诵壁间诗板，戒其勿言爵里名姓，终篇者无几。又俾别诵一诗云：“水调隋宫曲，当年亦九成。哀音已亡国，废治尚留名。仪凤终陈迹，鸣蛙只废声。凄凉不可问，落日下芜城。”徐问之，江都尉王琪诗也。召至同饮，又同步游池上。春晚已有落花，晏云：“每得句书墙壁间，或弥年未尝强对。且如‘无可奈何花落去’，至今未能也。”王应声曰：“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由此辟置馆职。

沈际飞曰：“油壁车轻金犊肥”二句，歌行丽对也。“细雨梦回鸡塞远”，“青鸟不传云外信”，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六句，律诗俊语也。然自是天成一段词，著诗不得也。张子野

锦帐重重卷暮霞

沈际飞曰：前人诗：“梦魂不知处，飞过大江西。”此云“飞不去”，绝好翻用法。

按“重重”、“曲曲”，写得柔情旖旎，方唤得下句。“何事”字起，即第二阙“飞不去”亦从此生出。写闺情至此，意致浓深，大雅不俗。黄鲁直

新妇矶头眉黛愁

东坡云：黄鲁直作此词，清新婉丽。闻其得意自以水光山色，替却玉肌花貌，此乃真得渔父家风也。然才出新妇矶，又入女儿浦，此渔父无乃太澜浪耶。

按前一阙，写得山水有声有色，有情有态，笔笔清奇。第二阙，“无限事”，“一时休”，写渔父情怀，未免语含愤激。涪翁一生坎B，托兴于渔父，欲为恬适，终带牢骚。结句与张志和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句，亦自神理迥别。张句是无心任运，涪翁句是有心避患也。细味当自得之。欧阳永叔

堤上游人逐画船

按第一阙，写世上儿女多少得意欢娱。第二阙“白发”句，写老成意趣，自在众人喧嚣之外。末句写得无限凄怆沉郁，妙在含蓄不尽。

○摊破浣溪沙李中宗

手卷真珠上玉钩

温叟诗话：李景有曲“手卷真珠上玉钩”，或改为“珠帘”。舒信道有曲云：“十年马上春如梦”，或改云“如春梦”，非所谓知音。

按“手卷珠帘”，似可旷日舒怀矣。“谁知依然恨锁重楼”，所以恨者何也，见落花无主，不觉心共悠悠耳。且远信不来，幽愁空结。第见三峡波接天流，此恨何能自己乎。清和婉转，词旨秀颖。然以帝王为之，则非治世之音矣

。李后主菡萏香消翠叶残

雪浪斋日记云：荆公问山谷云：“作小词，曾看李后主词否。”云：“曾看。”荆公曰：“何处最好。”山谷以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为对。荆公曰：“未若‘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’，又‘细雨涓流光’最好。”按“细雨”“梦回”二句，意兴清幽，自系名句。结末“倚栏干”三字，亦有说不尽之意。后主词自多佳制，第意兴凄凉惨恹，实为亡国之音，故少选之。

○菩萨蛮李太白

平林漠漠烟如织

按入首二句，意兴苍凉壮阔。第三第四句，说到“楼”、到“人”，又自静细孤寂，真化工之笔。第二阙，“栏干”字跟上“楼”字来，“伫立”字跟上“愁”字来，末联始点出“归”字来，是题目归宿。所以“愁”者此也。所以“寒山”伤心者亦此也。更觉前阙凌空结撰，意兴高远。至结句仍含蓄不说尽，雄浑无匹。秦少游

金风簌簌惊黄叶

按“匝”字从“转”字生来。匝月由东而西，转于高楼之上者已匝也。通首亦清微澹远。黄叔

南山未解松梢雪

按玉林系叔号。通首自写山居情况，而素节清操，不可一世之意自见。张子野

哀箏一弄湘江曲

按写箏耶，寄托耶，竟致却极凄婉。末句意浓而韵远，妙在能蕴藉。

○诉衷情僧仲殊

涌金门外小瀛洲

玉林词选云：仲殊之词多矣，佳者固不少，而小令为最。小令之中，诉衷情一调又其最。盖字字清婉，高处不减唐人风致也。

按宋之南渡，西湖号为销金窟。一时繁华游冶之盛，有心者能不忧之。不谓物外缁流，已于冷眼中觑之。“一片云头”四字，真力弥满，杰句也。

○丑奴儿令康伯可

冯夷翦破澄溪练

花庵词客云：顺庵作此词，促养直赴雪夜溪堂之约。

按第一阙是咏雪夜。第二阙起句，点明“夜”字，是承上。以下俱促养直赴约之意。“山阴”是用徽之访戴安道事。

宋史载苏庠，字养直，丹阳人。少工诗，苏轼见其清江曲，大爱之。尝为

铭其砚，称为吾家养★。绍兴间，与徐师川同召。庠辞，师川造朝，便道过庠，留饮甚欢。徐奕高于庠，是日庠拈奕子，笑视徐曰：“今日须还老夫，下此一著。”徐有愧色。朝命以礼津遣，不赴，遁太湖马迹山。

○卜算子秦处度

春透水波明

沈际飞曰：“春未透”，“花枝瘦”，山谷句也。极为学者称赏，秦盖法此。“人在否”，从“宛在水中央”悟出。四和，香也。

按怀人之作，自饶清微澹远之致。自是俊才，可药纤浓恶俗之病。徐师川胸中千种愁

按不言所愁何事，曰“千种”，曰“遮不断”，意象壮阔，大约为忧时而作。“绿叶”二句，似喻小人之得意。“凌波”二句，似叹君门之远，离骚美人之旨也。意致自是高迥。

沈际飞曰：少陵云：“忧端如山来，鸿洞不可掇。”赵嘏云：“夕阳楼上山重叠，未抵春愁一倍多”，合下三绝。僧皎如晦

有意送春归

沈际飞云：善谑。送春词中，此为第一。清空超脱，不滑熟，不沾滞，当得一隽字。苏子瞻

缺月挂疏桐

山谷云：东坡道人在黄州作此词，语意高妙，似非吃烟火人语。自非胸中有万卷书，笔下无一点尘俗气，孰能至此。阳居士云：“缺月”，刺明策也。“漏断”，暗时也，幽人不得志也。“独往来”，无助也。“惊鸿”，贤人不安也。“回头”，爱君不忘也。“无人省”，君不察也。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，不偷安于高位也。寂寞沙洲冷，非所安也。此词与考诗极相似。

按此词乃东坡自写在黄州之寂寞耳。初从人说起，言如孤鸿之冷落。第二阕，专就鸿说，语语双关。格奇而语隽，斯为超诣神品。

○好事近蒋子云

叶暗乳鸦啼

按第一阕，言春老花谢，蝴蝶犹解恋人。次阕言不须劝酒，天下惟静者能观人。闲者自闲，飘泊者自飘泊耳。★然有物外观化之意，斯为淡远。

○忆秦娥李太白

箫声咽

花庵词客云：太白此词及菩萨蛮二词，为百代词曲之祖。

按此乃太白于君臣之际，难以显言，因托兴以抒幽思耳。言至今箫声之咽，无非秦地女郎梦想从前秦楼之月耳。夫秦楼乃箫史与弄玉夫妇和谐，吹箫引

凤，升仙之所。至今谁不慕之。岂知今日秦楼之月，乃是灞陵伤别之月耳。第二阕，叹之乐游原，极为繁盛。今际清秋古道之音尘已绝，惟见淡风斜日，映照陵阙而已。叹古道之不复，或亦为天宝之乱而言乎。然思深而托兴远矣。张安国

云垂幕

沈际飞曰：路迷迷路，传雪之神也，饶有清迥之趣。

○谒金门陈子高

愁脉脉

按“落花到地听无声”，怨矣。曰“飞不得”，其怨更深。首阕言事多阻隔，次阕言少吹嘘之力，总是为身世而感也。秦处度

鸳鸯浦

沈际飞曰：欲载愁，愁又无着，意绪纡回恼。按似亦为忧时而作。言浦涨春江，正拟鸳鸯戏暖。谁知数声柔橹，忽又碧树生秋。乃舟子欲载愁归去，而无处非愁，将从何处载将归去乎。托意深微矣。韦庄

春雨足

按端己以才名入蜀，后王建割据，遂被羁留为蜀散骑常侍，判中书门下事。曰“弄晴对浴”，其自喻仕蜀乎。曰“寸心千里”，又可以悲其志矣。冯延巳风乍起

雪浪斋日记，南唐词集云：冯延巳作谒金门“风乍起”，李后主云：“‘吹皱一池春水’，干卿何事。”对曰：“未若陛下‘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’也。”

沈际飞曰：起语与前词同一况味。闻鹊报喜，须自喜中还有疑在，无非望泽希宠之心，而语自清隽。

○清平乐晁次膺

沉沉院宇

按“飞云过雨”，“残雷”“夕阳”，总见非清平时候，借燕归巢，以寄其招隐之心耳。先从清平写入，“一霎”字斗转，引起下阕，局法一变，有见几不俟终日之意。

按词综以此词为刘泾作。泾于元符末，官职方郎中，则此词所指，应指章、蔡卞绍述之祸，所谓“一霎飞云过雨”也。党人难作，日月不停，所谓“隐隐残雷”也。“夕阳”喻不明也。宣仁太后听政，召用贤臣，朝野欢腾。太后即世，哲宗信任奸邪，元诸贤，贬逐殆尽，谓“莫把珠帘垂下”者，望诸贤归来也。

○阮郎归欧阳永叔

南园春半踏青时

沈际飞曰：景物闲远。又曰：“帘垂”则“燕栖”，“栖”则在“梁”，妥甚。

按是人是物，无非化日舒长之景。望而知为治世之音，词家胜象。春少游春风吹雨远残枝

沈际飞曰：讳愁无奈，想深且丰盛。又曰：既已“翻身整顿”，终不禁“应劫”之迟。写生手“应劫”，犹言应敌。按此词疑少游坐党被谪后作。言已被谪而众谤尚交★也。“远”字有纠缠不已之意。风雨相逼，至“花无可飞”，则惨悴甚矣。“池”“欲生漪”，亦“吹绉一池”之意也。“日西”言日已暮，而时已晚也。“整顿残棋”而“应劫迟”，言欲求伸而无心于应敌也。辞旨清婉凄楚。结末“沈吟”二字，妙在尚有含蓄。苏养直

西园风暖落花时

沈际飞曰：似从前二首脱胎。前句好在“絮飞”，后句好在“人未归”。愁不可讳，亦不可遣，各领一奇。因思愁来无着处。又非确论。

按此乃闺怨词耳。“絮飞”句言花飞，而蝶亦无可采也。言之黯然自伤。次阙是心系归人也，此首意在句中，比前两首意在句外者，自是不同。苏东坡

绿槐高柳咽新蝉

按此词清和婉丽中而风格自佳。曾纯甫

柳阴庭馆占风光

绝妙词选云：上苑初夏，公侍宴池上，有双飞新燕掠水而去，得旨赋之。

按末二句，大有寄托忠爱之心，婉然可想。

○画堂春徐师川

落红铺径

按一篇主意，只是时已过，而世少知己耳。说来自娟秀无匹。末二句犹为切挚。花之香，比君子德之芳也。所以“手”者以此，所以“无语”而“对斜晖”者以此。既无人知，惟自爱自解而已。语意含蓄，清气远出。

徐俯字师川，分宁人。由通直郎进右谏议大夫。绍兴初，赐进士出身，累擢明殿学士，金书枢密院事，权参知政事。

○浪淘沙欧阳永叔

把酒祝东风

按末二句，忧盛危明之意，持盈保泰之心，在天道则亏盈益谦之理，俱可悟得。大有理趣，却不庸腐。粹然儒者之言，令人玩味不尽。

西清诗话云：南唐李后主归朝后，每怀故国，且念嫔妾散落，郁郁不自聊，作浪淘沙词。其词曰：“帘外雨潺潺。春意阑珊。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裹不

知身是客，一晌贪饮。独自莫凭栏。无限江山。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归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词甚凄惋，脍炙人口。但亡国之音，气象太猥蕙，一望而知也。

○锦堂春赵德麟

楼上萦帘弱絮

苕溪丛话，赵德麟“重门不锁相思梦，随意远天涯”，徐师川“门外重重叠叠山，遮不断愁来路”，二词造语不同，其意绝相类。

沈际飞曰：休文“梦中不识路，何以慰相思”，反其指而用之，情思缠绵动人。又齐己诗“重门不锁梦”。

按絮朴帘而情动，花碍月而望沉。年年心事最难处者，日落栖鸦时耳。末二句尤写得沉挚。情到处，不觉神魂飞动矣。

○朝中措欧阳永叔

平山栏槛倚晴空

欧阳文忠公守维杨日，于西城北大明寺侧建平山堂，颇得游观之胜。金华刘原父出守扬州，文忠公作朝中措以钱之。后东坡亦守是邦，登平山堂，有感而赋西江月一阕云：“三过平山堂下，半生弹指声中。十年不见老仙翁，壁上龙蛇飞动。欲吊文章太守，仍歌杨柳春风。休言万事转头空，未转头时皆梦。”末句感慨之意，见于言外。

按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，无事不须在少年努力者，现身说法，神采奕奕动人。

○眼儿媚王元泽

杨柳丝丝弄轻柔

本草，丁香一名百结花，其子有雌雄，雌者击破有顺理而解为两向。汇苑，豆蔻花，一穗数十蕊，每蕊心有两瓣相并。秦楼即弄玉夫妇升仙处。

按此词亦为日月易逝，而事多不偶，托闺情以写意耳。语语清新婉倩，后人争鲜斗艳，终不能及。数百年来，脱口如新。秦少游

楼上黄昏杏花寒

按此久别忆内词耳。语语是总中摹想而得，意致缠绵中绘出，尽是镜花水月。与杜少陵“今夜州月”一律同看。

○西江月苏轼

照野依依浅浪

东坡自序云：“春夜行蕲水中，过酒家饮，酒醉，乘月至一溪桥上，解鞍，曲肱少休。及觉，已晓。乱山葱茏，不谓人世也，书此词桥柱上。”

○桃源忆故人秦少游

碧纱影弄东风晓

沈际飞曰：“海棠开了”下，转出“啼鸟”妆点，趣溢不窘。奇笔。

按第一阕言春色明艳，动闺中春思耳。次阕言抑郁无聊，青春已老，羞望恩泽耳。托兴自娟秀。

○青门引张子野

乍暖还轻冷

沈际飞曰：怀则愈触，触则愈怀，未有触之至此极者。

按落寞情怀，写来幽隽无匹。不得志于时者，往往借闺情以写其幽思。角声而曰“风吹醒”，醒字极尖刻。至末句那堪送影，真是描神之笔，极希渺之致。

○南柯子苏子瞻

山与歌眉敛

按周建德中，许京城民居起楼阁，大将军周景威先于宋门内临汴水，建楼十三间。世宗嘉之。杜牧诗：“谁知竹西路，歌吹古扬州。”左传，享有昌蜀。今水泽大菖蒲也。海录碎事，隋炀帝开汴州，自造水调歌头。首章之第一解也。博物志，秦青善讴，每抚节而歌，声振林木，响遏行云。此词不过叙汴京端午繁盛光景耳。在苏集中，此为平调，然亦自壮丽。

○怨王孙李易安

梦断漏悄

东君，司春之神。

沈际飞曰：连篇四换韵，有兔起鹘落之致。

○鹧鸪天辛幼安

着意寻春懒便回

按通首总是随遇而安之意。山纵好而行难尽，诗未成而雨已来，天下事往往如是。岂若随遇而乐，境愈近而情愈真乎。语意如此，而笔墨入化。故随手拈来，都成妙谛。末二句尤属指与物化。秦少游

枝上流莺和泪闻

古今诗话，此词形容愁怨之意最工。如后叠“甫能炙得灯儿了，雨打梨花深闭门”，颇有言外之意。

孤臣思妇，同难为情。“雨打梨花”句，含蓄得妙，超诣也。辛幼安

枕簟溪堂冷欲秋其有匪风下泉之思乎，可以悲其志矣。妙在结二句放开写，不即不离尚含住。

沈际飞曰：“红莲”二句，生派愁怨与花鸟，却自然。结二句，其人之秋乎，良足悲感也。黄山谷

黄菊枝头破晓寒

菊称其耐寒则有之，曰“破寒”，更写得菊精神出。曰“斜吹雨”，“倒首冠”，则有傲兀不平气在。末二句，尤有牢骚。然自清迥独出，骨力不凡。朱希真

检尽历头冬又残

看“拖条”、“竹杖”二语，似随处行乐之意。细玩首二句，冬残耐寒，居然是生当晚季之忧。所云行乐，亦出于无聊耳。下一阙所云痴顽者此也。观末二句，只完自己身世，即与梅花同梦矣。非好逸也，自有难于言者在。正妙在含蓄。黄鲁直

西塞山连白鹭飞

山谷自序云：“李如篋云，元真子渔父词，以鹧鸪天歌之，极入律。但少二句，因以元真子遗事足之。宪宗画像，访之江湖不得。因令集其歌诗上之。元真子兄松龄，惧其放浪而不返，和其渔父云：‘乐在风波钓是闲。草堂松桂已胜攀。太湖水，洞庭山。狂风浪起且须还。’此余续成之意。”

按山谷生遇坎坷，文字之祸，兢兢于心。将志和原词，每阙添两句，神理迥然大异，便少优游自得之致矣。然亦其遇然也。备录之，以见翻案之法。晏叔原采袖殷勤捧玉锤

雪浪斋日记云：晏叔原此词云：“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”，此等语不愧六朝宫掖体。赵德麟侯鯖录，晁无咎云：叔原不蹈袭人语，而风调闲雅，自是一家。如“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”，自可知此人不生于三家村中也。舞低二句，比白香山“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”，更觉浓至。惟愈浓情愈深，今昔之感，更觉凄然。

○玉楼春宋子京

东城渐觉风光好

T斋闲览云：张子野郎中以乐章名擅一时。宋子京尚书奇其才，先往见之。遗将命者曰：“尚书欲见‘云破月来花弄影’郎中。”子野屏后呼曰：“得非‘红杏枝头春意闹’尚书耶。”遂出，置酒尽欢。盖二人所举，皆其警策也。古今诗话亦云：子野尝作天仙子词云：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，士大夫多称之。张初谒见，欧公迎谓曰，好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。恨相见之晚也。

沈际飞曰：香倩无比，安得不倾动一时。

通首浓丽，然总以“春意闹”三字，尤为奇辟也。晏同叔

绿杨芳草长亭路

诗眼云：晏叔原见蒲傅正云：“先公平日小词虽多，未尝作妇人语。”傅正云：“‘绿杨芳草长亭路，年少抛人容易去’，岂非妇人语乎。”晏曰

：“公谓‘年少’为何语。”传正曰：“岂不谓其所欢乎。”晏曰：“因公言遂晓乐天诗两句：‘欲留所欢待富贵，富贵不来所欢去。’”传正笑而悟其言之失。然此词语意甚为高雅。

按言近而指远者，善言也。“年少抛人”，凡罗雀之门，故鱼之泣，皆可作如是观。“楼头”二语，意致凄然，击起多情苦来。末二句总见多情之苦耳。妙在意思忠厚，无怨怼口角。温飞卿

家临长信往来道

苏小歌：“油壁车，久相待。”倦游录：流苏乃盘线绘组之球，五色错为之，同心下垂。

苕溪渔隐曰：飞卿作此晚春曲，殊有富贵佳致。

沈际飞曰：实是唐诗，而柔艳近情，词而非诗矣。晚唐之所以为晚唐也。又曰：结处虽有衰老字面，殊自富贵。

按前后阙一气浑成。前六句是写家居繁盛之地，见人家富丽之象。末二句始借以自况，黯然情深。周美成

桃溪不作从容住

按东坡有点绛唇词，咏天台云：“醉漾轻舟，信流直到花深处。尘缘相误。无计花间住。烟水茫茫，回首斜阳暮。山无数。乱红如雨。不记来时路。”盖全用刘阮天台事也，今并附于此。

按美成由秘书监徽猷阁待制出知顺昌，是其被出后，借题寄托也。东坡亦由翰林学士被谪，其点绛唇一词，亦其寓意耳。是皆工于写意者。晏叔原

秋千院落重帘暮

题为忆归而作。前阙首二句，别后想其院宇深沉，门阑谨闭。接言墙内之人，如雨余之花。门外行踪，如风后之絮。次阙起二句，言此后杳无音信。末二句言重经其地，马尚有情，况于人乎。似为游冶思其旧好而言。然叔原尝言其先公不作妇人语，则叔原又岂肯为狭邪之事，或亦有所寄托言之也。

○鹊桥仙秦少游

纤云弄巧

按七夕歌，以双星会少别多为恨。少游此词，谓“两情若是久长”，不在“朝朝暮暮”，所谓化臭腐为神奇。

凡咏古题，须独出新裁，此固一定之论。少游以坐党被谪，思君臣际会之难，因托双星以写意。而慕君之念，婉恻缠绵，令人意远矣。谢勉仲

钩帘借月

沈际飞曰：借天上多情，破人间薄幸，题外意妙。此词不贪写双星，惟从人间儿女落笔。首一阙专就瞻拜双星之人写入。第二阙起三句，言将曙时双星

泣别，尚属有情。末二句扑到人间，回应前阙，思议清超。是能得避实击虚之法，故自不袭故常，豁人眉宇。

○虞美人苏东坡

波声拍枕长淮晓

扬州麻，王敦所创开东西南三门，俗谓之西州。冷斋夜话云：东坡与少游维扬饮别作此。世传贺方回作，非也。山谷亦云，大观中，于金陵见其亲笔，实东坡词也。

只寻常赠别之作，已写得清新浓厚如此。

想是时少游在扬州，而东坡自汴抵扬，又与之饮别也。首一阙，是东坡自叙其舟中抵扬情事。第二阙，是叙与少游情分，“风鉴在尘埃”，是惜少游，此其所以烦恼也。

○南乡子黄叔

万籁寂无声

沈际飞曰：幻思幻调。

王摩诘诗：“欲与梅为友，常忧不称渠。从今断火食，饮水读仙书。”此是从饮水读仙书来者。苏东坡

霜降水痕收

沈际飞曰：自来九日多用落帽。东坡不落帽，醒目。又曰：东坡升沉去住，一生莫定，故开口说梦。

如云“人间如梦”，“世事一场大梦”，“未转头时皆梦”，“古今如梦，何曾梦觉”，“君想一梦，今古虚名”，屡读之，胸中鄙吝，自然消去。

按破帽恋头，语奇而稳。“明日黄花”句，自属达观。凡过去未来皆几非，在我安可学蜂蝶之恋香乎。潘廷坚

生怕倚栏干

沈际飞曰：“阁下溪声阁外山”句，便已婉挚，况复足“山水”一句乎。又曰，结得凄切。

按溪山句，“梅花”句，似非忆妓所能当。或亦别有寄托，题或误耳。而词致俊雅，故自不凡凡艳。

○雨中花王逐客

百尺清泉声陆续

清气满纸，夏日展读，如饮一服清凉散也。

○醉落魄黄鲁直

红牙板歇

广輿记，长安城内有章台，京兆尹张敞，罢朝会，走马章台街。

沈际飞曰：后主词，“待踏马蹄清夜月”，其不羈在个碎字。张子野云轻柳弱

“云轻柳弱”，写佳人神韵清远。“生香真色”，尤为高雅。至“声入霜林”，“梅”亦能“落”，此又是真世艺矣。写得佳人色艺天然。惟一“真”字，岂是寻常所有写佳人耶。借佳人以为照耶。须玩味于笔墨之外，方可不是买椟还珠也。

○梅花引万俟雅言

晓风酸

写得寒气凛凛，客中人更难为怀。

○踏莎行黄鲁直

临水夭桃

山谷云：余亲书此词，遗祝有道云，诸乐伎虽有赏叹其词，而未深解其义味者，故并奉寄，辞旨浓郁。结二句虽近纤新，而辞旨亦自沉郁有致。秦少游雾失楼台

冷斋夜话云：少游到郴州作此词，东坡绝爱其尾两句，自尽于扇曰，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。

按少游坐党籍，安置郴州。首一阙是写在郴，望想玉堂天上，如桃源不可寻。而自己意绪无聊也。次阙言书难达意，自己同郴水自远郴山，不能下潇湘以向北流也。语意凄切，亦自蕴藉，玩味不尽。雾失月迷，总是被谗写照。寇平仲

春色将阑

郁紆之思，无所发泄，惟借闺情以抒写。古人用意多如是。“春色”二句，喻年渐老也。“梅小”，喻职卑也。“屏山”“香裊”，见香气徒郁结也。“密约”二句，比启纳之心也。“菱花”，喻心难照也。至末句则总而言，见离间者多也。文情郁勃，意臻沈深。晏同叔

小径红稀

沈际飞曰：景物不殊，运掉能奇离夭矫。又曰：结句深深妙，着不得实字。

按此篇仍前章之意，托兴既同，而结构各异。首三句言花稀而叶盛，喻君子少而小人多也。“高台”指帝阍。“东风”二句，小人如杨花之轻薄，易动摇君心也。“翠叶”二句，喻事多阻隔。“炉香”句，喻己心之郁紆也。“斜阳却照深深院”，言不明之日难照此渊衷也。臣心与闺意双关，写去细思，自得之耳。欧阳永叔

候馆梅残

按此词特为赠别作耳。首阙，言时物暄妍，征辔之去，自是得意。其如我之离愁不断何。次阙，言不敢远望，愈望愈远也。语语倩丽，韶光情文斐。

○小重山李汉老

谁劝东风腊里来

沈际飞曰：风风雅雅，下字亦自不凡。

不过写腊月立春，而天气尚寒耳。寒逼梅不能开，似恼之也。而采燕则已上鬓矣。次阙“红罗”句，着想新鲜，妙在“先”字。蒋子云

花过园林清荫浓

沈际飞曰：竹初落箨，荷已翻风，精当。又曰：语声可闻不可近，有味乎言之。写闲适之致，超然尘外。汪彦章

月下潮生红蓼汀

沈际飞曰：梧桐雨有恨独听者，恨“不同听”，趣味尤笃。

按前阙不过写闺中寂寞耳。次阙始入怀人，末句妙在“梧桐”字。

○临江仙贺方回

巧剪合欢罗胜子

复斋漫录云：方回词有雁后归词，乃山谷守当涂，方回过之，人日席上作也。腔本临江仙，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诗，故易以雁后归云，今仍其旧。首阙，言劝酒者，辞意周至，见主人款待之厚。第二阙，言自己心绪之多牵。未至句，言尚水至如相如为文园令以病免之时。而心系京华，如薛道衡之思故国也。情至婉而笃。陈去非

忆昔午桥桥上饮

苕溪渔隐云：去非旧有诗云：“风流邱壑真吾事，筹策庙堂非所知。”其后登政府，无所建明，卒好其言。如忆吴中旧游临江仙一阙，清婉奇丽。简斋词集，惟此最优。

沈际飞曰：意思超越，腕力排，可摩坡仙之垒。又曰：“流月”、“无声”，巧语也。“吹笛”、“天明”，爽语也。“渔唱”、“三更”，冷语也。功业则歉，文章自优。

按“长沟流月”，即“月涌大江流”之意。言自去滔滔，而兴会不歇。首一阙是忆旧，至第二阙则感怀也。

○蝶恋花苏子瞻

花褪残红青哥小

古今诗话，予得此词真本于友人处，极有理趣。“绿水人家绕”，非“绕”字，乃曰“人家晓”。晓字与远字盖霄壤也。

林下词谈，子瞻在惠州时，青女初至，落木萧萧，凄然悲秋。命朝云歌此

词。朝云歌喉将转，泪满衣襟。诘其故，答曰：“奴不能歌，是‘枝上柳绵’句也。”子瞻笑曰：“吾正愁秋，而汝又伤春矣。”后朝云遂亡，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。

沈际飞曰：“枝上”一句，断送朝云。一声何满子，竟能使肠断。李龟年正若是耳。又曰：“佳人”是“无情”，“行人”是“多情”者。

按“柳绵”自是佳句，而次阕尤为奇情四溢也。晏同叔
帘幕风轻双语燕

沈际飞曰：“犹未见”“心事”句，“余花落”句，并不寻常。又曰：“斜阳”送波，远望之澹然，然其中甚切，不许速领，必数过之。

按“心事”二句，言心事未见有春意怡人处，而春已阑矣。“消息”二句，言春归未知早晚，而斜照“平波”，已是送春归模样矣。确是暮春。看此词似有寄托，不独因时即事已也。欧阳永叔

庭院深深深几许

沈际飞曰：诗中有一句连三字者，刘驾“树树树梢啼晓莺”，“夜夜夜深闻子规”。复有一句叠三字者，吴融“一声南雁已先红”，“槭槭凄凄叶叶同”。欧公“深深深”字，方驾刘吴。

首阕因杨柳烟多，若帘幕之重重者，庭院之深以此。即下句章台不见亦以此。总以见柳絮之迷人。加之雨横风狂，即拟闭门，而春已去矣。不见乱红之尽飞乎，语意如此。通道诋斥，看来必有所指。第词旨浓丽，即不明所指，自是一首好词。晏叔原

庭院碧苔红叶遍

按前面平平叙来，至末二句，引入深处，几有北风其凉之思矣。云而曰护霜，写得凛栗，此芦管之所以愁怨也。周美成

月皎惊乌栖不定

沈际飞曰：美成能为景语，不能为情语。能入丽字，不能入雅字。价微劣于柳。至若“枕痕一线红生玉”，“唤起两眸清炯炯”，形容睡起之妙，良足动人。

按首一阕，言未行前，闻乌惊漏浅，辘轳响而警醒泪落。次阕言别时情况凄楚，玉人远而惟鸡相应，更觉凄然矣。秦少游，钟送黄昏鸡报晓

沈际飞曰：朱颜绿发，变为鸡皮老人，能不感慨系之。又曰：后段占多许地步，开多许眼光，词之得致亦在此。

前阕言世事无穷，忙者自相促迫，人自催老而物自循环也。次阕言天下惟闲中日长耳。“登楼望青山一点”，正是闲处所。此词似属阅历有得之言。苏东坡春事阑珊芳草歇

沈际飞曰：乌啼花落，梦回月落，一境惨一境。通首是别后远忆之词，非赠别之作。题作离别尚未确。

○唐多令刘改之 [过]

芦叶满汀洲

沈际飞曰：情畅语俊，韵叶音调，不见扭造，此改之得意之笔。按宋当南渡，武昌系与敌分争之地。重过能无今昔之感，词旨清越，亦见含蓄不尽之致。宋史称改之，泰和人，号龙洲道人。以诗侠名湖海间。辛弃疾帅浙东，改之谒之，门者不纳。辛方款朱晦庵、张南轩饮羊羹。过喧哗于门，辛怒。朱、张曰：“才士也，试纳之。”过寒甚，乞卮酒，余沥流胸。辛即命以流字为韵。过吟云：“拔毫已付管城子，烂首曾封关内侯。死后不知身后物，也随樽俎伴风流。”辛苦，折气岸与交。周必大闻其名，欲客之门下，不就。辛守京口，大雪宴僚佐多景楼，以难字陈韵。过诗云：“功名有分平吴易，贫贱无交访戴难。”尝叩阁上书，请光宗过宫，声重一时。

○苏幕遮范希文

碧云天

沈际飞曰：“芳草更在斜阳外”，“行人更在青山外”，两句不厌百回读。又曰：人但言睡不得尔，除非“好梦留人”，反言愈切。

按文正一生并非怀土之士，所为乡魂旅思以及愁肠思泪等语，似沾沾作儿女想，何也。观前阙可以想其寄托。开首四句，不过借秋色苍茫，以隐抒其忧国之意。“山映斜阳”三句，隐隐见世道不甚清明，而小人更为得意之象。

“芳草”喻小人，唐人已多用之也。第二阙，因心之忧愁，不自聊赖，始动其乡魂旅思。而梦不安枕，酒皆化泪矣，其实忧愁非为思家也。文正当宋仁宗之时，扬历中外，身肩一国之安危。虽其时不无小人，究系隆盛之日。而文正乃忧愁若此，此其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矣。

○渔家傲王介甫

平岸小桥千嶂抱

雪浪斋日记云：荆公此词，略无尘土思。黄玉林选词云：半山老人此词，极能道闲居之趣。

此必荆公退居金陵时所作也。借渔家乐以自写其恬退。首阙笔笔清奇，令人神往。次阙似讥故人之恋位者，然亦不过反笔以写其幽居之乐耳。情词自超隽无匹，运用入化。范希文

塞下秋来风景异

东轩笔录云：范希文守边日，作渔家傲数阙，皆以“塞下秋来”为首句，颇述边镇之苦。永叔尝呼为穷塞主之词。及王尚书素守平凉，永叔亦作渔家

词送之。其断章曰：“战胜归来飞捷奏。倾贺酒。玉阶遥献南山寿。”且谓曰：“此真元帅事也。”

沈际飞曰：希文道德未易窥，事业不可笔记。“燕然未勒”句，悲愤郁勃，穷塞主安得有之。

按文正当西夏坐大，因自请出镇以制之。所谓“军中有一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”者也。至今读之，犹凛凛有生气。谢无逸

秋水无痕清见底

沈际飞曰：两条穿鲤，霜刀落★，冷中取热，渔父不落寞也。又曰：古之渔隐，大抵感时愤事，胸中有大不得已者也，岂在渔哉，自叹直钩，老渔知心。

按无逸第进士后，郁郁不得志，尝作花心动词。中有句曰：“香饵悬钩，鱼不轻吞，辜负钩儿虚设。”其即“直钩无处使”之意乎。此词借渔父以写其牢落自慰自解，亦不得已有托而逃者乎，可思其志。

○品令黄鲁直

风舞团团饼

茗溪渔隐云：鲁直诸茶词，余谓品令一词最佳，能道人所不能言。尤在结尾三四句。首阙“风舞”至“玉尘”，言茶之形象也。“汤响”二句，言茶之功用也。二阙味浓。三句言茶之味也。“恰如”以下至末，言茶之性情也。凡著物题，止言其形象则满，止言其味则粗。必言其功用及性情，方有清新刻入处。茗溪称结末三四句，良是。以茶比故人，奇而确。细味过，大有清气往来。

○行香子苏子瞻

北望平川

茗溪云：淮北之地平夷，自京遇至汴口，并无山，惟隔淮方有南山。南山石上有东坡行香子词，后曰云：“与泗守过南山，晚归作。”字画是东坡所书，小字，但无姓名。崇观间禁元文字，遂镌去之。余居泗上打得此碑词，至今尚存。

凡游览题，易于平呆，最难做得超隽。“飞鸿”二句，情景交融，自具隽旨。结句于旁观着笔，笔笔有余妍。亦是跳脱生新之法。

○锦缠道宋子京

燕子呢喃

古今词话云：此词“海棠经雨胭脂透”一句，最善形容景物。至下段用问酒杏花村事，曲尽郊外游春之情。此亦游览题。好在“海棠经雨”一句，比兴浓深，余亦清倩不俗。

○青玉案欧阳永叔

一年春事都来几

沈际飞曰：“有个人憔悴”，下文都在此句生出。

按此词不过有不得已心事，托而思归耳。“一年”二句，言年光已去也。“绿暗”四句，言时芳非不可玩，而自己心绪憔悴也。所以憔悴，以不见家山桃李，苦欲思归耳。大意如此。但永叔亦非迫于思归者，亦有所不得已者在耶。当于言外领之。贺方回

凌波不过横塘路

潘子冥诗话，世称方回所作“梅子黄时雨”为绝唱。盖用寇莱公语也。寇云：“杜鹃啼处血成花，梅子黄时雨如雾。”

沈际飞曰：叠写三句闲愁，真绝唱。山谷尝称云：“解道江南断肠句，世间惟有贺方回。”是也。

按方回有小筑在姑苏盘门内，地名横塘。时往来其间，有此作。方回以孝惠皇后族孙，元中，通判泗州，又入太平州，退居吴下。是此词作于退休之后也。自有一番不得意，难以显言处。言斯所居横塘，断无宓妃到。然波光清幽，亦常目送芳尘，第孤寂自守，无与为欢，惟有春风相慰藉而已。次阕言幽居肠断，不尽穷愁。惟见烟草风絮，梅雨如雾，共此旦晚耳。无非写其景之郁勃岑寂也。

○天仙子张子野

水调数声持酒听

古今诗话，有客谓张子野曰：“人皆谓公张三中，即心中事、眼中泪、意中人也。”公曰：“何不目之为张三影。”客不晓，公曰：“‘云破月来花弄影’，‘娇柔懒起，帘压卷花影’，‘柳迳无人，坠飞絮无影’，此余平生所得意。”

高斋诗话，子野有诗云：“浮萍断处见山影。”又长短句云：“云破月来花弄影。”又云：“隔墙送过秋千影。”并脍炙人口。世谓“张三影”。按苕溪渔隐云：细味二说，当以古今诗话所载三影为胜。

按子野第进士，为都官郎中。此词或系未第时作。子野吴兴人。听水调而愁，为自伤卑贱也。送春四句伤其流光易云，而后期茫茫也。沙上之句，言其所居岑寂，以沙禽与花自喻也。重重三句，言多蔽障也。结句仍缴送春本题，恐其时之晚也。

○江城子苏子瞻

天涯流落思无穷

按彭城即徐州，泗水汴水皆在焉。其形胜，东接齐鲁，北属赵魏，南通江

淮，西控梁楚。意此时东坡于彭城遇旧好，又别之而赴淮扬，临别赠言也。先从自己流落写起，言旧好遇于彭城，又匆匆折残红以泣别。别后虽有春，不能共赏矣。随堤，汴堤也，通于淮。言我沿隋堤而下维扬，回望彭城，相去已远。纵泗水流与淮通，而泪亦寄不到，为可伤也。楚江东谓扬州，古称吴头楚尾也，故曰吴中，又曰楚江东。

○千秋岁秦少游

柳边沙外

冷斋夜话云：少游小词奇绝，咏歌之，想见其神情在绛阙道山之间。

按此乃少游谪虔州思京中友人而作也。起从虔州写起，自写情怀落寞也。“人不见”，即指京中友。故下阕直接“忆昔”四句。“日边”，北京友也。“梦断”、“颜改”、“愁如海”，俱自叹也。谢无逸

栋花飘砌

按无逸，临川人。第进士，意其筮仕在湖湘间耶。词意不过写其宦情淡泊耳。笔墨潇洒，自饶一种幽俊之致。辛幼安

塞垣秋草

按宋史，高宗绍兴三十二年立建王为太子。时史浩为王府教授。是年金人略边，高宗亲征，而江淮失守。廷臣争陈退避计，太子请率师为前驱。史浩言太子不宜将兵，乃草奏请扈蹕以供子职。上亦欲令太子遍识诸将，遂扈蹕如建康。太子受禅于建康，是为孝宗。隆兴元年，以史浩参知政事。是年，山东忠义耿京起兵，复东平府。遣其将贾瑞及掌书记辛弃疾来奏事。召见，授弃疾承务郎，并以节使印告召京。会张安国杀京降金。弃疾至海州闻变，乃约统制王世隆，径趋金营。安国方与金将酣饮，即众中缚之以归。金将追之不及，献俘行在，斩于市。弃疾改判建康，年才二十三。此词当作于是时。

沈际飞以闵刻本抹凤诏中书二句，谓其近俚，是并未读史，仅以寻常寿词目之也。是时戎马倥偬，终日播迁，幼安一见史浩，而即以汾阳恢复规励之。义勇之气，溢于言表。史浩相孝宗，虽未能全行恢复，而得以安然。史称其忠，年八十九，卒谥文惠。此词未为失言矣。

○祝英台近辛幼安

宝钗分

按此闺怨词也。史称稼轩人材，大类温峤、陶侃。周益公等抑之，为之惜，此必有所托而借闺怨以抒其志乎。言自与良人分钗后，一片烟雨迷离，落红已尽。而莺声未止，将奈之何乎。次阕，言问卜欲求会，而间阻实多，而忧愁之念，将不能自己矣。意致凄惋，其志可悯。史称叶衡入相，荐弃疾有大略，召见，提刑江西，平剧盗，兼湖南安抚。盗起湖湘，弃疾悉平之。后奏请于

湖南设飞虎军，诏委以规画。时枢府有不乐者，数阻挠之。议者以聚敛闻，降御前金字牌，遣使往开陈本末，绘图缴进，上乃释然。词或作于此时乎。

○过涧歇柳耆卿

淮楚旷望极

趋炎附热、势利薰灼、狗苟蝇营之辈，可以“九衢尘里，衣冠冒炎暑”二语尽之。耆卿好为词曲，未第时，已传播四方，西夏归朝官且曰：“凡有井水饮处，即能歌柳词。”其重于时如此。尝有鹤冲天词云：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”及临轩放榜，时人语之曰：“且去‘浅斟低唱’，何要浮名。”是耆卿虽才士，想亦不喜奔竞者，故所言若此。此词实令触热者读之，如冷水浇背矣。意不过为“衣冠冒炎暑”五字下针砭，而凌空结撰，成一篇奇文。先从舟行苦热，深夜舟人之语，布一奇景。忽用“此际”二字，直接点入衣冠炎暑，令人不测。以后又用“江乡”倒缴，只一“幸”字缩住。语意含蓄，笔势奇矫绝伦。

○新荷叶僧仲殊 [挥]

雨过回塘

南渡后，西湖佳丽地，游冶之盛，岂独采莲。此词从越女泛舟，艳粉菱歌，郎心妆影，写得十分旖旎。归时直至天挂蟾钩，可谓尽态极妍矣。乃忽然递到蝉噪晚风，鸥栖霞照，便觉有荒凉光景。乃更接入“渔笛，不道有人，独倚危楼”，奇绝横绝。盖斯时也早已于百尺楼上，有冷眼看而心欢者。不独采莲者不知，渔笛亦不知也。末句斗转，真如天上下将军，令人无处躲闪。情奇笔奇，感慨意乃含蓄不露。

○蓦山溪曹元宠

洗妆真态

沈际飞曰：“竹外一枝斜”，用东坡“竹外一枝斜更好”之句。徽宗时禁苏学，元宠又近幸之臣，而暗用苏句，所谓掩耳盗铃也。奸臣丑正恶直，徒为劳耳。

按此词佳处，不在“一枝斜”句。佳在前后段跳脱处，情景交融，语多隽永耳。前段梅不御“铅华”，如佳人安于寂寞院落也。人尚不自见，况风雨“江头”，谁知其清香乎。次阕言不独花开冷淡，即“结子欲黄”，尚多如尘之雨。盖伊一生，惟供人之有情者见而生愁，今我亦瘦如“东阳”，花知之乎。语语超隽，自是一篇拔俗文字。

○千秋岁引王介甫

别馆寒砧

沈际飞曰：介甫有游仙之意，悟矣悟矣。必待“梦阑”“酒醒”“思量著

”，又何迟也。又曰：媚出于老，动出于整齐，其笔墨自不可议。按是必其退居金陵时作也。意致清迥，然有出尘之致。

○早梅芳周美成

花竹泞

沈际飞曰：晓得“袖”因“泪”重，“声”因“意”小，老于个中人。

按前阙由晓字写入，渐引到别字，是未别以前也。次阙从别时写起，说到别以后，是去路也，词意绵密细腻，无一剩字。

○华胥引周美成

川源澄映

按美成由徽猷阁待制，出知顺昌府，徙处州。此词或在顺昌处作乎。结后三句，恋恋主恩。情词斐侧，不失敦厚之致。

○洞仙歌李元膺

雪云散尽

公自序云：“一年春物，惟梅柳间意味最深。至莺花烂漫时，则春已衰迟，使人无复新意。予作洞仙歌，使探春者歌之，不无有后时之悔耳。”

随分自得，有知足持盈之意。说来可听。知此可以养福，亦可以养德。晁无咎

青烟★处

苕溪丛话云：凡作诗词，要当如常山之蛇，救首救尾，不可偏也。如晁无咎作中秋洞仙歌，其首云：“青烟★处”，至“闲阶卧桂影”，固已佳矣。其后云：“待都将许多明，付与金樽”，至“秦秋千顷”，若此可谓善救首尾者也。至朱希真作中秋念奴娇则不知出此。其首云：“插天翠柳，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。照我藤床凉似水，飞入摇台银阙。”亦已佳矣。其后云：“洗尽凡心，满身清露，冷浸萧萧发。明朝尘世，记取休向人说。”此两句全无意味。收拾得不佳，遂并全篇其气索然矣。按前评固甚得谋篇构局之法。至其前阙从无月看到有月。次阙从有月看到月满人间。层次井井，而词致奇杰，各段俱有新警语，自觉冰魂玉魄，气象万知，兴乃不浅。李元膺

廉纤细雨

沈际飞曰：一起一收，实说雨。中间都说己意，有作法。又曰：泪珠都做秋宵枕前雨，颠之倒之，无不入妙。按元膺为南京教官，澹泊好学。此作不知所指。读集中有茶瓶儿悼亡词，情词凄切。此作或亦为悼亡后作也。是雨是泪，写得婉转流动，比兴深切。笔笔飞舞，自是超诣也。林外

飞梁压水

词品云：宋林外字岂尘，题比作道装，不告姓名，饮醉而去。人疑为吕仙

，传入官中。孝宗笑曰：“‘锁’字与‘老’字叶，则读音扫，乃闽音也。”后访之，林果闽人也。

按此词以为仙词，固属无识。第此人必有目击时艰，兴山河今昔之叹，心不能平者，亦奇杰士也。看一剑横空句，气亦伟壮。置于无用，亦惜哉。

○江城梅花引康伯可

娟娟霜月又侵门

按伯可渡江初，以词受知高宗，为郎中，待诏金马门。凡中兴粉饰治具，多出其手。初高宗驻维扬，上中兴十策，颇为切中。宰相汪黄不能用，人皆屈之。厥后秦桧当国，擢为台郎。慈宁归养，两宫燕乐，与之专应制为歌词，声名大减。桧死，与之亦贬。此作或其在坐贬时乎，词自凄清，但亦少骨力也。

○八六子秦少游

倚危亭

沈际飞曰：长短句偏入四六，何满子之外，复见此而已。寄托耶，怀人耶，词旨缠绵，音调凄婉如此。

○鱼游春水无名氏

秦楼东风里

复斋漫录云：政和中，一中贵使越州，得词于古碑阴。无名无谱，录以进御，命大晟府填腔，因词中语，赐名鱼游春水。古今诗话云：东都防河卒于河上掘地，得石刻有词一阙。臣僚进上，上喜其藻思绚丽，命教坊倚声歌之。词凡八十九字，而风花莺燕动植之妙曲尽，此唐人语也。后之状物写情不及之矣。落落写来，词旨韵雅，无一纤巧语。自是秀色天成，风情和笃。复斋漫录以为唐人语，不为未见。

○满江红张仲宗

春水连天

写旅况凄迷忆家之作。想亦忧世者寄怀也。前阙言浪生风恶，夏云遮风，隐然有念乱之意。芳洲杜若，有贤人隐之象。帆带雨落，有自伤飘泊意。“寒犹在”六句，不过写繁忧独省意。“寒食”二句，见时已逝。末二句，悬想家中念己，不过不得已欲归隐之意。情有难以显言者，隐约言之，自抒怀抱耳。

仲宗，长乐人。绍兴中，坐送胡铨及寄李纲词除名，有归来集芦川词一卷。此必被黜后作也。赵元镇

惨结秋阴

忠简公此词，当与“身骑箕尾归天上，气作山河壮本朝”二语同其不朽。

张安国

斗帐高眠

写雨写情，是一是二，笔极清婉流利。至其托兴处，当于言外细细参之。

吕居仁

东里先生

苕溪渔隐云：余性乐间退，一邱一壑，盖将老焉。吕居仁所作此词，能具道阿堵中事。每一歌之，未尝不击节也。

写村居乐趣，骨秀神清，玲玲高韵，由其天机胜也。朗吟一过，觉陶渊明归去来词后，有此杰作。康伯可

恼杀行人

伯可际高宗南渡之初，十策上陈，人望丰采，所谓东风啼血也。虽恼杀行人，人亦怜之。言既不用，或远举可也。乃又以谀言取悦幸进，后终于摈斥。杜鹃不如归去之言，何不凜于几先，徒贻后悔，则亦何益。故表出以为能言而不能行者戒。

○满庭芳秦少游

晓色云开

此必少游被谪后作。雨过还晴，承恩未久也。“燕蹴红英”，喻小人之谗构也。“榆钱”，自喻也。“绿水桥平”，喻随所适也。“朱门”“秦筝”，彼得意者自得意也。前一阙叙事也。后一阙则事后追忆之词。“行乐”三句，追从前也。“酒空”二句，言被谪也。“豆寇”三句，言为日已久也。

“凭栏”二句结。通首黯然自伤也，章法极绵密。周美成

风老莺雏

此必其出知顺昌后作。前三句见春光已去。“地卑”至“九江船”，言其地之僻也。“年年”三句，见宦情如逆旅。“且莫思”句至末，写其心之难遣也。末句妙于语言。秦少游

碧水澄秋

亦应是在谪时作。“风摇”二句，写得蕴藉。非故人也，风也，能弗黯然。酒未醒，愁已先回，意亦曲而能达，结句清远。秦少游

山抹微云

侯鯖录云：晁无咎云，比来作者，皆不及秦少游。如“斜阳外，寒鸦数点，流水远孤村”。虽不识字，亦知是天生好语也。

按少游入京见东坡，坡曰：“久别作文甚胜，都下盛唱公‘山抹微云’之词。”少游逊谢。坡曰：“不意别后，公却学柳七作辞。”游曰：“某虽无识，亦不至是。”坡曰：“‘销魂当此际’，非柳句法乎。”又问别作何词，游

举“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。”坡曰：“十三个字，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。”秦问坡近著，坡举“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锁楼中燕”。无咎在座，谓三句，说尽张建封一段事。大以为奇。词之不易工如此。

蔡伯世云：“子瞻辞胜乎情，耆卿情胜乎词，情辞相称者，惟少游而已。”其推重如此。

张彛延云：少游多婉约，子瞻多豪放。当以婉约为主。

沈曰：粘字工，且有出处。赵文鼎“玉关芳草粘天碧”，刘叔安“暮烟细草黏天远”，叶梦得“浪黏天满桃涨绿”，皆用之。

沈曰：人之情，至少游而极，结句“已”字情波几叠。

○水调歌头黄山谷

瑶草一何碧

一往深秀，吐属隽雅绝伦。苏东坡

明月几时有

东坡自序云：“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怀子由。”

按通首只是咏月耳。前阙，是见月思群，言天上宫阙，高不胜寒，但仿佛神魂归去，几不知身在人间也。次阙，言月何不照人欢洽，何似有恨遍于人离索之时而圆乎。复又自解，人有离合，月有圆缺，皆是常事。惟望长久，共婵娟耳。缠绵惋恻之思，愈转愈曲，愈曲愈深。忠爱之思，令人玩味不尽。韩无咎

今日俄重九

不过一首登高词耳，易入熟径，最难超卓。词虽未甚奇辟，但亦清雅不俗，有俊拔自喜之概。无咎系南渡遗老，辛幼安作寿词，所望之以真儒事业者也。其后事业不甚著。次阙，平原西望，应亦有神州陆沉之慨乎。“休问随处是蓬莱”句，见南渡非可苟安也。有志未逮，有心者能弗感慨系之。苏子瞻

落日绣帘卷

要前阙从“快”字之意入，次阙起三语，承上阙写景。“忽然”二句一跌，以顿出末二句来。结处一振，“快”字之意方足。

○烛影摇红张材甫

双阙中天

沈际飞曰：材甫目靖康之难，前段追忆徽庙，后直指目前。哀乐各至。

按材甫为南渡遗老，有莲社词一卷。词多变征，此首尤清壮。

○塞垣春周美成

暮色分平野

沈际飞曰：将“珠泪”“沈吟”，伤矣，“沈吟向”“寒灯”，伤如之何

。比耶兴耶，情文相生，音节俱极清隽。

○倦寻芳王元泽

露向晓

沈际飞曰：“榆钱”二句，可谓费力。史邦卿“做冷欺花”，“将烟困柳”，殆尤甚焉。然俱险丽出俗。或议元泽不能作小词，援笔为之，居然名流。后绝不作。

○黄莺儿柳耆卿

林园晴昼春谁主

翩翩公子，席宠承恩，岂海岛孤寒能与伊争韶华哉。语意隐有所指，而词旨颖发，秀气独饶，自然清隽。

○汉宫春晁叔用

潇洒江梅

借梅写照，丰神蕴藉。苕溪渔隐云：此词用玉堂事，乃引用薛维翰“白玉堂前一树梅”诗事。又云：曾伯编乐府雅词，以此词为李汉老作，非也，乃晁叔用。

按词综载此词，引王仲言云：“汉老少日，作汉宫春词，脍炙人口。所谓‘问玉堂何似，茅屋书篱’是也。政和间，自王省丁忧归山东，举国无与谈者。方怅怅无计，时王黼为宰相，忽遣人招至。东阁开宴，出家姬唱是词侑觞。数日，遂有馆阁之命。”此词为当时推重若此。按其风骨应为李汉老作，恐非叔用所办。苕溪说恐误也。

○八声甘州苏东坡

有情风万里卷潮来

此词不过叹其久于杭州，未蒙内召耳。次阕，见人地相得，便欲订终焉之意。未免有激之言，然意自尔豪宕。

苕溪渔隐云：晋书，谢安虽受朝寄，然东山之志，始末不渝。镇新城，造浮海之装，欲须经略粗定，自海道还东。雅志未就寻薨。羊昙为安所爱重，安薨后，辍乐弥年。行不由西州路。尝因大醉，不觉至州门。左右白曰：“此西州门也。昙悲感，以马策扣扉，诵曹子建诗曰：“生存华屋处，零落归山邱。”恸哭而去。东坡用此故事。若世俗之论，必以为成讖矣。然其词石刻后，东坡自题云：元六年三月三日，余以东坡年谱考之，元四年知杭州，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。则此词盖此时作也。自后复守颖徙扬，入长礼曹，出帅定武。至绍圣元年方南迁岭表，建中靖国元年北归，至常乃薨。凡十一载，则世俗成讖之论，果足信耶。

○夏初临刘巨济

泛水新荷

按巨济举进士，官职方郎中。元间，中外无事。词亦从容和雅。但次阕起语及“路遥水远”，似指当时党祸被谪诸贤，纷纷远别。惟借洞府红妆，聊以自遣而已。

前清平乐一词，词综载以为巨济作。合前词观之，益可以思此词之用意。

○庆清朝慢王通叟

调雨为酥

许嵩庐曰：昌黎诗“肴核纷，如世盘攒盒”是也。此借以为斗凑之义。

玉林词话云：风流楚楚，词林中之佳公子也。世谓柳耆卿工为浮艳之词，方之此作，蔑矣。集名冠柳，岂偶然哉。春游踏青一词，又不独冠柳词之上者也。

按通叟官翰林学士，赋应制词，宣仁太后以其近褻，谪之。此词系最著名之作，黄叔亟称赏之。然总未免纤巧，少真意，第语多清隽耳。

○双双燕史邦卿

过春社了

“藻井”，俗称天花板也。

玉林词话云：姜尧章极称赏“柳昏花暝”之句，形容双燕，亦曲尽其妙矣。

许嵩庐曰：清新俊逸，兼有之矣。又曰：“便忘了、天涯芳信。”传书燕，见开元天宝遗事，太白诗已用之。

按“栖香正稳”以下至末，似有所指。或于朋友间有不能践言者乎。借燕以见意，亦未可定。而词旨倩丽，句句慰贴，匠心独造，不愧清新之目。

○孤鸾朱希真

天然标格

按汪叔耕曰：希真词多尘外之想。虽杂以微尘，而其情气自不可设。黄叔曰：希真东都名士，词章擅名。天资旷远，有神仙风致。观此词后阕，幽思绵渺，一往而深。无一习见语扰其笔端，清隽处可夺梅魂矣。

○琐窗寒周美成

暗柳啼鸦李贺诗：“眉笼小唇”。又“晚奩妆秀靥”。前阕写宦况凄清。次阕起处，点清寒食。以下引到思家情怀，风情旖旎可想。

○玉蝴蝶高宾王

唤起一襟凉思总是写宦境萧条，因而思家之意闲。“蕙帐猿鹤悲吟”，是用北山移文中语，通首清俊。

○渡江云周美成

暗岚低楚甸

前人诗：“可怜委曲来山舍。”

想是曲待制出守时，水程舫舟时作也。“雁起平沙”，是舟中所见。“借问”句，是因目中而想到家园光景如此。次阕起处，写身在舟中，心怀魏阙之意。“宴阑”句，是写被黜之故。“今朝”二句，点明其时其地。收处含蓄不露。

○绛都春丁仙现

融和又报

写都城宫禁之夕放灯光景，丽而不泛，而不俗，合作也。

○念妖娇李易安

萧条庭院

花庵词客云：前辈尝称易安“绿肥红瘦”为佳句，余亦谓此篇“宠柳娇花”之语，亦甚奇俊。前此未有道之者。只写心绪落漠，遇寒食更难遣耳。陡然而起，便尔深邃。至前阕云“重门须闲”，次阕云“不许”“不起”，一开一合，情各戛戛生新。起处雨，结句晴，局法浑成。沈公述

杏花过雨

忆别情怀，写得婉婉曲曲。前阕顺叙，后阕愈转愈深，意致缠绵，迷离惆怅，非止一日九回肠矣。饶有敦厚之致。夫妇群臣间，俱有此真境。叶少蕴

洞庭波冷

关子东称叶公妙龄，词甚婉丽。晚岁落其华而实之，能于简淡时出雄杰，合处不减东坡。

按少蕴，绍圣四年进士，官翰林学士，兼侍读户部尚书。以崇信军节度致仕。此词想为致仕后作也。不过借月写怀耳。前阕写其在京时启沃之意。如长笛之破层阴。“汹涌”五句，写其披肝沥胆耳。下阕写其分散后，无复从前光景矣。然犹心不忘群，想嫦娥应知此心也。所谓时出雄杰者与。李汉老

素光练静

苕溪渔隐云：李汉老此词，有“满天霜晓，叫云吹断横玉”之句，乃用崔鲁华清宫时，“银河漾漾月辉辉。楼碍天边织女机。横玉叫云清似水，满空霜逐一声飞。”或云“叫云”乃笛名，非也。

后阕以仙翁自比，言今日谁念我从前有人共乐，而此时孤独，惟与月对影而三，能不痛饮以洗离愁乎。饮至夜将阑而神魂飘越，翩然归去，如仙人之骑黄鹄而吹笛也。想亦思其故乡之作。

气体清高，词旨又极伉爽。姚孝宁

素娥睡起

按此作乃和汉老作，而用其原韵耳。句句超隽，无一平熟语，自是俊才。“会稽修竹”句，不过言其陈迹耳。韩子苍

海天向晚

按此词总是忧群忧国之念，触题而发耳。题是咏月，开首从秋字写起，渐入到月。因就月说到娥之幽独，即是苏东坡“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之意。借以比君势之孤也。次阕，就望月之人独立无偶，以见己之独立少同心也。结处“此情谁会”，不过叹想得同志之人耳。比兴深切，含而不露，斯为情景交融者。凡写景而不寓情，则意尽言中，便少佳致。苏子瞻

大江东去

题是怀古，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。开口“大江东去”二句，叹浪淘人物，是自己与周郎俱在内也。“故垒”句至次阕“灰飞烟灭”句，俱就赤壁写周郎之事。“故国”三句，是就周郎拍到自己，“人生如梦”二句，总结以应起二句。总而言之，题是赤壁，心实为己而发。周郎是宾，自己是主。借宾定主，寓主于宾。是主是宾，离奇变幻，细思方得其主意处。不可但诵其词，而不知其命意所在也。张于湖

洞庭青草

写景不能绘情，必少佳致。此题咏洞庭，若只就洞庭落想，纵写得壮观，亦觉寡味。此词开首，从“洞庭”说至“玉界琼田三万顷”，题已说完，即引入“扁舟一叶”，以下从舟中人心迹与湖光映带，写隐现离合，不可端倪。镜花水月，是二是一。自尔神采高骞，兴会洋溢。朱希真

别离情绪

按希真，洛阳人。以荐起赐进士出身，为秘书省正字，兼兵部郎官。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。上书乞休，居嘉湖。词品清超。此作尤为峭拔。此必为乞休后作。开首五句，言别就中友，途中冷淡情怀。“桃李”五句，不过言己心迹疏放冷淡。次阕起处，言所以疏放冷淡之故，总是“酒”与“花意薄”耳。

“此情谁识”，见无人知此心者。末说“文君”，说“受他”“怜惜”，隐见妻能知爱惜我，而世少爱惜我者矣。妙在语意含蓄。赵承之

旧游何处

按承之，卫城人。元中进士。宣和中，以右文殿修撰知邓州，召为大府卿卒。此词或系出为邓州后作。送王长卿，因有伤今追昔之感。尚属聚散常情。结处“甚矣吾哀”，似为有激之言。或目击靖康之难而有所激乎。朱希真

见梅惊笑

希真急流勇退，人品自尔清高。观“受了多少凄凉风月”句，或有不能见用，不得已而托于求退者乎。且读至“和羹心在”，可以知其志矣。希真作梅

词最多，以其性之所近也。此作尤奇矫无匹。起处作问答语，便自起隽异常。次阕起处，亦自高邪。“岂是无情”一折，意更周密。结语黯然。僧仲殊

水枫叶下

按仲殊，安州进士，姓张氏。弃家为僧，居杭州吴山宝月寺。想或有目击时事，因有所激而逃于禅者乎。此词前阕，写西湖荷花之盛，隐隐见繁华之俗于言外。次阕，自写其孤寒，隐隐有目击心忧物外，闲观不能自己之意。为谁凝伫，世之有心人别有怀抱。妙在语意含蓄不尽。

○桂枝香张宗瑞

梧桐雨细

朱湛卢曰：东泽得诗法于姜尧章，世谓谪仙复作，不知其又能词也。东泽，辑集名。英雄失路，岁月易徂，回想故乡，能无耿耿。王介甫

登临送目

杜牧诗：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”

沈际飞曰：窦巩诗：“伤心欲问南朝中，惟见江流去不回。日暮东风春草绿，鹧鸪飞上越王台。”六朝句从此化出。又曰：此篇及东坡“明月几时有”、“冰肌玉骨”二篇，又，白石暗香云：“旧时月色，算几番、照我梅边吹笛。”疏影云：“苔枝缀玉，有翠禽小小，枝上同宿。”皆清空中出意趣，无笔力者难为。

○水龙吟陆务观

摩诃池上追游

放翁一生忧国之心，触处流出，无非一腔忠爱。此词辞虽含蓄，而意极沈痛。盖南渡国步日蹙，而上下安于逸乐，所谓“一城丝管”争占亭馆也。次阕，自叹年华已晚，身安废弃，流落天涯，不能为力也。结句“恨向东风满”，饶有沉雄郁勃之致，跃跃纸上。陈同甫

闹花深处层楼

按同父，永康人。淳熙间诣阙上书，孝宗欲官之，亟渡江归。至光宗策进士，擢第一。史称其千言立就，气迈才雄，推倒智功，开拓心胸。授佾书建康府判官厅事，未至官而卒。其策言恢复之事甚剀切。无如当事者，志图逸乐，狃于苟安，此春恨词所以作也。“闹花深处层楼”，见不事事也。“东风软”，即东风不竞之意也。“迟日”，“淡云”，“轻寒轻暖”，一暴十寒之喻也。好“世界”不求贤共理，惟与小人游玩如莺燕也。“念远”者，念中原也。“一声归雁”，谓边信至，乐者自乐，忧者徒忧也。辛幼安

渡江天马南来

韩元吉，字无咎，号南涧，许昌人。官吏部尚书。

考晋史，元帝渡江讖，五马渡江，一马化为龙。

新亭，周处事。桓温自江陵北伐，望中原叹曰：“神州陆沈，王夷甫诸人，不得不任其责。”唐柳浑议和戎事曰：“夷狄易以兵制，以信结。”德宗曰：“浑生未达边事。”夜半，宁奏吐番劫盟。代宗大惊，以表示浑曰：“卿儒士，乃知军戎万里情乎。”

韩傅言行文章，学者仰之，如太山北斗。裴度有绿野堂。李德裕有平泉，宴游之地。谢安有东山之胜。

按幼安助耿京起义，克复东平。由山东间道赴行在奏事。忠义之气，根于肺腑，见南涧，而劝以功名，亦犹寿史致远之意也。

草堂诗余载指迷云：寿词尽言富贵而尘俗，尽言功名则谀佞，尽言神仙则迂诞。言功名而慨叹为之寿词中，合踞上座。此犹刻舟求剑之说也。幼安忠义之气，由山东间道归来，见有同心者，即鼓其义勇。辞似颂美，实句句是规励，岂可以寻常寿词例之。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。是以论其世，不能知人论世，又岂能以论文。苏东坡

楚山修竹如云

石崇妾绿珠，善笛。

沈际飞曰：笛制取良，首存一节。节间留纤枝，剪而束之。节之下，若膺处则微涨，而全体皆须白净。“龙须”三句，善状。又曰：五十余字，堪与马赋并传。修语清远，马似不逮。又曰：用许多故事，不为事用。又曰：结岭南太守上，妙妙。

沈际飞又曰：考岭南太守闾邱公显，致仕居姑苏。东坡每过必留连。尝言不游上邱，不谒闾印，乃二欠事。一日，出其后房善吹笛者，名懿卿佐酒，坡作此赠之。周美成

互肌应怯余寒

按写梨花冷淡性情，曰“占尽青芜”，曰“长门闭”，曰“引黄昏泪”，曰“不成春意”，为梨花写神矣。却移不到桃李梅杏上。

三秦记，武帝园一名樊川，一名御宿，有大梨如五升。尹喜传，老子渡关西游，省太真王母，食紫梨。

唐诗：“夜来风雨关梨花。”白诗：“惟听梨园歌吹发。”韩诗：“江陵城西二月尾。花不见桃惟见李。风揉白练雪羞比。波浪翻空香无已。”诚斋诗序：“桃李同时而退之诗不见桃花，不可解。因晚登碧落堂，望隔江桃暗而李独明，乃司其妙，盖炫昼缟夜云”薛琼英以香屑杂食啖之，长而肌香，名曰香儿。章质夫

燕忙莺懒芳残

持夫，浦城人。试礼部第一，以平夏州功，累擢枢密直学士，龙图阁明殿学士，拜同知枢密院事，卒赠右银青光禄大夫，谥庄简。

黄叔曰：“傍珠帘”数语，形容尽矣，体会入微

韩诗：“杨花榆荚无才思。”白诗：“香球趁拍回环迎。”柳诗：“仰蜂黏落絮。”罗邛诗：“轻轻碎粉落无香。”

○瑞鹤仙周美成

悄郊原带郭

按此词美成或在出守顺昌后作乎。似有郁郁不得意，而托于游，托于酒，以自排遣。醉中语犹自绕药栏，而怨东风，所云“洞天自乐”，亦无聊之意也。细玩，应自得其用意所在。

○拜星月慢周美成

夜色催更

古诗：“愿一见颜色，不独遇琼枝。”韩琮集：“吴鱼楚雁无消息，水盼兰情别来久。”桂诗：“画图省识春风面。”楚词：“望瑶台之偃蹇兮，见有娥之佚女。”

按美成以内廷供奉，出守顺昌，道中寂寞，旅况凄清，自所不免。而依依恋主之情，“隔溪山不断”，饶有敦厚之致，“惊风吹散”句，怨自有所归也，可以怨矣。

○石州慢张仲宗

寒水依痕

此亦天涯落漠，望远思家之作耳。但题曰感旧，词有“天涯旧恨”句，或亦思旧友而作也。仲宗于绍兴中，坐送胡铨及要纲词除名，是其忧国之心，不肯附秦桧之和议可知矣。际国事孔棘之时，因思同心之友，远谪异域，此心之所以耿耿也。起首六语，是望天意之回。寒枝竞发，是望谪者复用也。“天涯旧恨”至黄昏节，是目望中原又恐不明也。想东风消雪，是远念同心者，应亦瘦损也。负枕前云雨，是借夫妇以喻朋友也。因送友而除名，不得已而托于思家，意亦苦矣。

○南浦鲁逸仲

风悲画角

翠屏，指眉山也。

逸仲，爵里时地俱未详。细玩词中语意，似亦经靖康乱后作也。第词旨含蓄，耐人寻味。

○氏州第一周美成

波落寒汀

词旨凄清，情怀暗淡，其境地，可于笔墨外思之。

○宴清都周美成

地僻无钟鼓

按西汉赵充国愿至金城，上方略金城，近西羌地。侯彭老诗：“两鬓秋霜一镜中。”

曰文园，曰文君，似为旅宦思家之作。或别有所托，亦未可知。而词旨自尔凄然欲绝。

○花犯周美成

粉墙低

玉林词选云：此只咏梅比，而纤徐反复，道尽三年间事。昔人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，余于此词亦云。愚谓此为梅词第一。

总是见宦迹无常，情怀落漠耳。忽借梅花以写，意超而思永。言梅犹是旧风情，而人则离合无常。去年与梅，共安冷淡。今年梅正开，而人欲远别梅，似含愁悴之意。而飞坠梅子将圆而人在空江中时，梦想梅影而已。

○春云怨冯伟寿

春风恶劣

伟寿，号云月，双溪子。黄叔曰：伟寿精于律吕，词多自制腔。

大概看来，前阕是比，次阕是赋。因有下阕之意，夫妻恩爱乖违，乃有前阕之比兴，如诗咏终风也。然夫妇亦非正面，不过寄托而已。则下阕仍是比兴也，须领会于语言之外。

○绮罗香史邦卿

做冷欺花

玉林词话云：“临断岸”以下数语，姜尧章称赏。谓梅溪之词，盖能融情景于一家，会句意于两得，其谓是欤。愁雨耶，多少淑偶佳偶，尽为所误。而伊仍浸淫渐渍，联绵不已。小人情态如是，句句清隽可思。好在结二语，写得幽闲贞静，自有身分，怨而不怒。

○雨霖铃柳耆卿

寒蝉凄切

送别词，清和朗畅，语不求奇，而意致绵密，自尔稳惬。

○花心动阮逸女

仙苑春浓

花庵词客云：阮逸女工于文词，惟此曲传于世。风流婉约，蔚然深秀。

○潇湘逢故人慢王和甫

薰风微动

写夏日清况，栩栩欲活，饶具深致，耐人玩味。

○尉迟杯周美成

隋堤路

杜牧诗：“烟笼寒水月笼沙。”唐郑仲贤诗：“亭亭画舸向寒潭。直到行人酒半酣。不管烟波与风雨，载将离恨过江南。”李义山诗：“冶叶倡条偏相识。”

按此词，应是美成由待制出知顺昌，初出汴京时作。自汴水买船东下，因念京中旧友，故曰“想鸳侣”也。情辞自尔凄切。

○二郎神徐臣

闷来弹鹊

徐伸字臣，三衢人。政和初，以知音律为太常典东。出知常州。有青山乐府一卷。黄叔云：青山词多杂调，惟二郎神一曲，天下称之。

按沈际飞刻草堂诗余本，题作怀去妾。臣以太常出知常州，托于去妾以自抒其悃乎。辞意婉曲深致，最耐讽咏。

○望远行柳耆卿

长空降瑞寒风翦

郑谷时：“江上晚来堪画处，渔人披得一蓑归。”又，“长安酒价高”。越溪，剡溪也，戴安道所居。写雪，通首清雅不俗。第以用前人意思多，总觉少独得之妙句耳。

○望梅柳耆卿

小寒时节为梅花写照，笔墨玲珑，有超然物外之致。

○望湘人贺方回

厌莺声到枕

咸通中，临淮武公业爱妾步非烟，善秦声，好文章。

意致浓腴，得骚怨之遗韵。方回以孝惠皇后族孙，通判泗州。又へ太平州，退居吴下，自号庆湖居士。张文潜称其乐府，绝妙一世。幽索如屈宋，悲壮如苏李，断推此种。

○夜飞鹊周美成

河桥送人处

天文志：参旗，九星在参，一曰天旗。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叙：“惟兔葵燕麦，动摇春风耳。”

一首送别诗耳，自将行至远送，又自去后，写怀望之情。层次井井，而意致绵密，词采深。时出雄厚之句，耐人咀嚼。

○风流子秦少游

东风吹碧草

长恨歌：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时。”

此必少游被谪后，念京中旧友而作。托于怀所欢之辞也。情致浓深，声调清远。回环雒诵，真能奕奕支人者矣。张文潜

亭皋木叶下

庾信诗：“闭户欲驱愁，愁终不肯去。敛迹欲避愁，愁已知人处。”

文潜，淮阴人。第进士，历官起居舍人。以直龙图阁知润州。坐党籍，谪官。晚监南岳庙，主管崇福宫。建炎初，赠集英殿修撰。曰“楚天晚”，必其监南岳时作也。所云“至容，知安否”，忧主之心也。曰“分付东流”，愁岂随流而去乎，亦与流俱长而已。周美成

枫林凋晚叶

“花销风蜡”，“幕卷金泥”，自是以待制出知顺昌时作。而恋主之情，婉曲财至。至“惟有天知”字，其心亦苦矣。周美成

新绿小池塘

ㄟ地飞曰：末句驰骋恣其望，申其郁。张玉田云：词欲雅而正，志之所之。一为物役，则失其雅正之音。耆卿伯可不必论，虽美成有所不免。如“为伊泪落”，“寻消问息减容光”，及“最苦梦魂”，“霎时厮见”，淳意尽变为浇风已，然此胶柱鼓琴之论也。按此词亦犹前词之旨也。因见旧燕度莓墙而巢于金屋，乃思自身已在凤帟之外，而听别人理丝簧，未免悲咽耳。次阕亦托词以恋主之意，读者不可以辞害意也。

○丹凤引周美成

迤邐春光

唐诗：“钱塘苏小小，人道是天邪。”又“长安女儿仲髻鸦，随风起蝶学天邪”。古今诗话，李白尝谓徐双雅曰：“公筠诗，如女子弄粉调朱。”

按此亦犹前词之意也。“翠藻翻池”，喻自己之颠覆也。“黄蜂游阁”，喻别人之得意也。“杏靛”、“榆钱”，俱刺谗之意耳。次阕，是别京中好友而作。“素手”“重握”，指素心之友也。细玩自得其用意处。

○沁园春辛幼安

三迳初成

稼轩忠义之气，当高宗初南渡，由山东间道奔行在，謁蹶间关，力图恢复，岂是安于退闲者。自秦桧柄用，而正人气沮矣。所谓惊弦骇浪，迫于不得已而思退，心亦苦矣。末又云：“怕君恩未许，此意徘徊。”退不能退，休以为情哉。

○摸鱼儿辛幼安

更能消几番风雨

鹤林玉露云：词意殊怨。斜阳烟柳之句，其与未须愁日暮，天际乍轻阴者异矣。使在汉唐间，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。愚闻寿皇见此词，颇不悦，然终不加罪。可谓至德也已。又题江西造口词：“郁孤台下清江水。中间多少行人泪。西北是长安。可怜无数山，青山遮不住。毕竟东流去。江晚正愁予。山深闻鹧鸪。”盖南渡之初，虏人追隆太后，御舟至造口，不及而还。幼安因此起兴。“闻鹧鸪”之句，谓恢复行不得也。

辞意似过于激切。第南这初，危如累卵。“斜阳”句，亦危言耸听之意耳。持重者多危词，赤心人少甘语，亦可以谅其志哉。

沈际飞曰：稼轩中年被劾，凡十六章，自况凄楚如是。晁无咎

买陂塘旋栽杨柳

花庵词客云：晁无咎摸鱼儿，真能道急流勇退之意。真西山极爱赏之。观“休忆金闺故步”句，是由翰林迁谪后作也。语意峻切，而风调自清迥拔俗。故真西山极赏之。孙仲益云：轩冕之荣，造物于人，不甚爱惜。而一邱一壑，未尝轻以与人。言之有味。

○贺新郎李玉

篆缕销金鼎

玉林词话云：李群之词，虽不多见。然风流蕴藉，尽于贺新郎一词矣。

情词旖旎，风骨珊珊，幽秀中自饶隽旨。叶梦得

睡起流莺语

沈际飞曰：一意一机，自语自话。草木花鸟，字面迭来，不见质实。受知于蔡元长，宜也。

梦得理学名臣，晚年致政家居而作。此词自有所指，可细玩之。

文选：“裁为合欢扇，团圆似明月。”龙城录：“八月望日，明皇游月宫，见素娥千余人，皆皓衣，乘白鸾。”

李太白诗：“离恨满沧波。”柳子厚诗：“春风无限潇湘意，欲采苹花不自由。”采苹花，即离骚撷芳草之意也。苏东坡

乳燕飞华屋

前一阙，是写所居之幽僻。次阙，又借榴花，以比此心蕴结，未获达于朝廷，又恐其年已老也。末四句，是花是人，婉曲缠绵，耐人寻味不尽。

沈际飞曰：恍惚轻儇。又曰：本咏夏景，至换头，单说榴花。高手作文，语意到处即为之，不当限以绳墨。又曰：榴花开，榴花谢，似芳心。“共粉泪”，想像咏物妙境。香山诗：“山榴花似结巾红。”赵文鼎

昼永重帘卷

夏日讽诵数遍，如在水晶宫里住，凉意逼人。刘潜夫

深院榴花吐

潜夫，莆田人。以荫仕。淳熙中，赐同进士出身，官龙图阁直学士。有后村别调一卷。

沈际飞曰：驳世俗见闻，洗灵均心事，词坛有创立之功。淳辛丑八月，御笔署刘某文名久著，史学尤精，特赐同进士出身，殆不作也。

非为灵均雪耻，实为无识者下一针砭，思理超超，意在笔墨之外，可细玩之。刘潜夫

思无楼前路

前者，是就竞渡者及沈角黍者落想，是从实处落想。此首前阕，是就观竞渡者落想，是避实击虚之法。下一阕，“谁肯独醒”，翻用得妙。“看未足，怎归去”。妙有寄托。含蓄无限意。宋谦父

灵鹊桥初就

沈际飞曰：大盲开眼矣。潜夫告别词有嗣响。

古诗：“双星今夜食欢乐，那得工夫赐巧思。”正起谦父之论。中年以前，日子万不可轻弃了。

人生精力一日减一日，意与一年减一年，时乎时乎不再来，欲挥朝云之涕。古人云：“文徵实而难巧，意翻空而易奇。观潜夫两作并此作益信。结数语，有含蓄。妙在“随分”二字。

草堂诗余续集，载宋谦父，名自逊，号壶山，宋南昌人。文笔高绝，当代名流皆爱敬之。其词集名渔樵笛谱。刘改之

睡觉啼莺晓

黄叔云：改之，稼轩之客。词多壮语，盖学稼轩者也。陶九成云：改之造语，赡逸有思致。

按改之为稼轩之客，稼轩一生忠义，坎坛崎岖后，以激而思退，作沁园春及摸鱼儿词，以抒其意。此词所谓“百计不如归好”，亦稼轩之意，有激之词也。前阕尤奇崛郁勃，得骚雅之遗。志隐而彰，旁若无人，可以非其遇。

○金明池秦少游

琼苑金池

吴融诗：“三点五点映山雨，一枝两枝临水花。”

沈际飞曰：“人生有几韶光美，倒尽金樽瓜葛醉眠。”朱淑真云：“愿教青帝常为主，莫遣纷纷点翠苔。”秦作曼声，琳琅振耳。前阕写韶光婉媚，奕奕动人。次阕起处，“愿朱颜留住”，意已感慨。至结句犹峻切，语意含蓄得妙。

○大周美成

对宿烟收

马融好音律，能鼓琴吹笛。而为督邮，无留事，独卧县平阳坞中。有雒客舍逆旅，吹笛，为气出精列相和。融去京师逾年，闻声甚悲。

观“平阳客”句，用马融去京事，知为由待制出知顺昌后作。写得凄清落漠，令人恻恻。

○六丑周美成

正单衣试酒

自叹年老远宦，意境落漠，借花起兴。以下是花是自己，比兴无端。指与物化，奇情四溢，不可方物。人巧极而天工生矣。结处意致尤缠绵无已，耐人寻绎。